

# 去倚邦探普洱茶碑

张帆

则在景洪市境内。然而，探访一趟倚邦并非易事，六大茶山都靠近中老边境，这里群山连绵，谷深林密。筹划许久，我和几位勐腊县的朋友踏上前往倚邦的路。一路山道崎岖，坑洼不平，沿途林木苍翠，山岚相绕，茶气飘香。同行的象明乡副乡长陈富春介绍，易武与象明所辖的茶山是勐腊县最重要的茶叶产地。车拐上一道山梁，陈富春叫了声，倚邦到了！抬眼一望，前面出现了一条狭长、起伏的街道，沿街两旁是一排排高低错落的瓦房，房屋之间散落着各种电线，街面由坑坑洼洼的青石板铺就，是云南边境地区常见村镇街道的模样。据史料记载，道光二十五年（1845年）开始修筑从思茅到易武的茶马驿道，道光三十一年（1851年），修到了倚邦，也就是今天的这条倚邦街道。

## 二

缓步走在石板路上，街两旁随处可见硕大的石墩、石盘，虽然杂草丛生，仍不难想见当年屹立其上的建筑之高大，一头怒目而立的石狮孤独地守护着古街街口，身上斑驳的刻印仍然清晰可见。散落在居民楼前的各式石板，被当地人用做门墩、门柱，显然是之前各类古建的遗存，俯身仔细打量石板上的雕饰，刻有神尊、仙姑、海螺等造型，惟妙惟肖，活泼生动。500米来的倚邦街并不平坦，分成上下两截，中间有明显的断裂，细数一下，断裂处有七级不平整的石阶相连，陈富春说，当地人管这叫“七道坎”，当年往来的茶农、茶商们路过这里时，必须加把劲才能把货物送出去。因此，渐渐成为激励人们爬坡上坎、奋进前行的象征。

从这些细微处来看，表面平常无奇的倚邦街其实内有乾坤。众所周知，普洱茶大都属于云南大叶种茶，但这其中也有例外，就是倚邦茶山所产的曼松贡茶就是小叶种茶，而小叶种茶是如何传到倚邦的呢？一种说法是明末清初，由四川人带来的。小叶种不像大叶种那般苦涩浓烈，在倚邦地区引种之后，既保留了小叶种与生俱来的香甜柔和，又沾染了边地的山野气韵，难怪曼松一人清官，就让品过天下名茶的皇亲国戚们念念不忘。交融不仅带来茶种的优势，更带来倚邦经济、社会的繁荣。随着六大茶山日渐兴隆，四川人、江西人、湖南人纷至沓来，相邻的石屏人也赶来，和当地的彝、傣、基诺、苗各族同胞共同开拓，一度“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”，倚邦街上曾经矗立的川主庙、石屏会馆就是交往、交融的见证。

陈富春带我们找到倚邦的“百事通”徐辉棋，徐辉棋是倚邦村委会的党支部书记，祖上是石屏人，到徐辉棋已是第四代，徐辉棋在倚邦街上经营着



一家名为“贡茶源”的茶室，品完主人的好茶，徐辉棋把我们引到茶室的后院，说是要给我们看几样东西。

在院子一侧的墙根下，存放着三块石碑，徐辉棋说这是当年他的祖辈从土司衙门、石屏会馆的旧址上搜罗来的。蹲下身子，从左到右，仔细查看石碑，这三块碑分别立于乾隆三年（1738年）、道光二十八年（1848年）和光绪十四年（1888年），令人感到意外的是，石刻文字最为清晰的是距今最为久远的乾隆年间的石碑，靠近现今的光绪年间那块倒是文字漫灭，缺损甚多，难以辨识。我们拍下照片，迅即发给文博部门的朋友求索，朋友遍查文博数据库，也没能给出相关的解读。

## 三

从倚邦归来，这三块石碑萦绕于心，几经辗转，我们找到了普洱茶研究者李光品先生，老先生已年逾八旬，40多年前，李光品下乡曾到徐辉棋家抄录过这三块石碑，还记述过其中的内容。他根据这三块石碑的内容，分别称其为“禁压买官茶告谕”碑、“按茶抽收茶银”碑和“工价截止”碑。“禁压买官茶告谕”碑即乾隆三年的那块碑，所立的背景是

曹当斋取得茶山管理权之后，为了让茶叶生产、交易有一个良好的秩序，遏制官弁和奸商的盘剥，保护茶农的生产积极性。曹当斋何许人也？他本是四川人。雍正七年（1729年），客居倚邦的曹当斋因平定边境滋乱有功，清政府授予曹当斋“千总”职务，世袭土司，收乐、革登、莽枝、蛮砖、倚邦五座茶山归倚邦土司管辖，其产的曼松茶成为朝廷贡茶，由曹当斋负责采办。碑中提到，“昔思茶山地方，瘠薄不产米谷，夷人穷苦，唯籍种茶为业得价养生。”并指出奸商为害和官弁为祸，屡禁不绝，为此，碑文重申对贱价压买、兵役入山扰累的行为以及放借短价滚算者予以重处。

“按茶抽收茶银”碑规范的则是税银。碑中提及，道光二十五年和道光二十六年间，倚邦茶山遭遇瘟疫，“采丁三殿其二”，应征的贡茶钱粮无法按时完成。此时倚邦土司由曹当斋的儿子曹瞻云接任，在向思茅抚彝府申请缓减之后，茶叶买卖“每担抽银一两以资办公用”，这样的形式，“如果商民两便，准即永远遵行”，并强调土弁在征收银两时，“毋得外加苛索”，而茶商不得“籍词估抗”。

“工价截止”碑则就茶山“打工者”的抚恤做出规定，由于茶叶经营盈利颇丰，茶商大量使用雇工，这些“打工者”

或“赶牛赶马挽运货物”或“背负肩挑，脚运茶货”，或“上山下乡进出夷地”。由于茶山瘠薄横行，加之猛兽、盗贼出没，不少雇工遭遇不测，家属亲眷与雇主时有争端。曹瞻云在向思茅府报告之后，思茅府做出规定，遇到雇工身亡，“照旧于凶信报送到该工家属之日截止工价，其亲眷人等不准借端勒索。”同时也提出“如果另有别情，任准控究，但须证据确凿。”

真是“吴官荒草埋幽径”。“禁压买官茶告谕”碑、“按茶抽收茶银”碑和“工价截止”碑确是研究普洱茶这段历史重要的实物资料。后来听说，徐辉棋先生已将原存于家中的三块石碑主动送到倚邦村史馆，供游客和研究者鉴赏了。

如何让大自然的馈赠真正能利国利民，这三碑所示值得普洱茶界有识之士认真探究、借鉴。自古以来，在普洱茶的栽培、生产上，茶农付出最大，却往往获益最少，对茶农利益产生直接威胁来自于权力和资本，投机商人编造各种噱头，炒作“天价”茶，扰乱了茶叶市场秩序，最终坑害的是广大茶农利益。要维持普洱茶产业的繁荣，管理者需要保护生产、流通、消费等各方面的积极性，要营造良好营商环境，要放水养鱼，让利于民。努力维护公平、高效的市场秩序，从而让古老的普洱茶产业能持续、健康发展，真正造福于云南各族群众。

上图：倚邦街。  
李云生摄（人民图片）  
左图：在云南西双版纳，茶农在采摘普洱茶叶。  
李云生摄（人民图片）  
右图：在倚邦发现的普洱茶古碑。  
张帆摄



南温泉于我如旧梦，不单于我，对稍有点年龄的重庆人来说，都似以前的风景。朋友来信息，周末去南温泉，没多想就应约了。

查住地到南温泉的距离，车程只需两盏茶功夫。这个雨天的周末，一行人沿门口的花溪水，撑着伞，兴致盎然地走路去了。

雨使大山怀抱的南温泉更加幽然恬静，马路也被洗得一点泥土都没有。雨水混着山林青苔的幽黯，烟霭雨雾里似乎弥散硫黄的淡淡味道，人就开心轻松了许多。

生活在重庆，多山多汤水，大约每位重庆人，都可以找出自己对于汤池的记忆。温软迷离抑或神清气定，都慢慢从热气散开的地方得以呈现。

早年的南温泉，是重庆大小孩游乐泡汤的必去之处。离市区近，开汤早，据记载最早在明代就有了。南温泉公园很早也是重庆著名的游览胜地，上世纪80年代，更是以新巴渝十二景——“南泉溪趣”的美名广告天下，引来成群结队的人们，在这里留下意味深长的故事和回忆。

我们从公园大门进去，公园正门左侧就是著名的温泉浴室，南塘温泳的好去处。园林式建筑群的里面，有不少小浴室，但游泳池仅有室外大池、室内池、儿童池各一个。站在马路上，就能见到室外大池氤氲热气里的人们。池水之间，卵石小径，木桥流水，竹木亭廊，柴扉掩映，把散落在泉池附近的林泉小筑，山庄别院点染得恰到好处。竹林小屋，推窗入画，即见流泉飞瀑，竹篱从花，在热气蒸腾的恍惚之间，似有“鸡声茅店雨，人迹板桥”的遥远诗意。

## 到南温泉去

任桑甲



南温泉一景。来自网络

仿佛被里面泡汤人的快乐感染，大家各自回忆起在南泉泡汤的趣事。李钢老师忆起有次在此开笔会，和朋友在南温泉池里游泳呛水，引来大家会心地笑。

出温泉公园后门，继续沿花溪河走，一行人拉拉杂杂说着南温泉的过往，不觉就到了峭壁飞泉。山顶一股泉流从峭壁上飞速而出，直泻入花溪河，场面壮观又极富生机。急急地像直下寻食的苍鹭，落下时又和溪水纠缠缠绵，无端生出飘渺水烟，在道路旁，在刻有“飞泉”字样的石碑四周，每一个在此拍照留影的人都柔和朦胧起来，不似往昔的干燥焦枯。同行的李炼老师告诉我，如有阳光，此处常会微微乍现彩虹，那才叫人流连惊艳。

“南泉十二景”，尽管今昔有变，但均有迹可循。虎啸悬流的声响，依然雄浑有力，奔涌不停地冲向溪谷，只是听泉楼的主人换了时空，斯人不在，幸有南温泉的有识之士，存了遗址遗迹，供我们凭吊缅怀，感受那个风云际会的时代。南温泉秀美的山水一直是重庆的地标，对于温泉之都来说，历史悠久且交通便利的南塘温泳，和藏在这里的古代名士一样，不会被遗忘。

我们离开时，天已黑尽。冬日的雨夜不见弓桥泛月，但大家都很开心，就像一群在意邻居开花的孩子，无意发现自家门前的桃花开得正艳，心底的快乐抑制不住，所谓天下风景，不过门前有溪水，屋后有青山。说到南泉去，其实只是门口的风景，从桥头有炊烟，到街上有声，不过转身的工夫。一转眼，我们就在城区明亮的灯下晚餐，白日的游兴和此时的酒兴，都说今后不会错过。



一

作为一个普洱茶爱好者，我对普洱茶的历史和文化一直怀有浓厚兴趣，近几年也跑过云南不少茶山，听到过许多民间传说和各种故事，但稍感遗憾的是相关文献记录和实物资料较少，难以做深入的研究。一位资深茶友建议我，“去趟倚邦吧，在那里你或许能发现些什么。”

茶友的建议不无道理，普洱茶界一直有“六大古茶山”的说法，清雅正年间修撰的《云南通志》中就有“攸乐、革登、倚邦、莽枝、蛮砖、曼撒”六座茶山的记载。从归属看，革登、莽枝、蛮砖、倚邦在今天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象明乡境内，曼撒在易武镇，而攸乐



2月19日，2022年江苏南京溧水梅花节正式开幕。在溧水洪蓝傅家边，梅花璀璨绽放，开启秦淮源头盎然春意。俞小将摄



近日，深圳观澜湖樱花竞相绽放，游客纷至沓来。鲍赣生摄（人民图片）

去四川眉山青神县的汉阳古镇时，天空飘下零零碎碎稀稀拉拉的雨。古镇仿佛刚从岷江的历史长河中打捞出来，石板街道、马头墙、小青瓦全都湿漉漉、水淋淋的，初春的寒气在古镇上满街乱跑。古镇不逢场，街上游客也不多，原本狭窄的街道显得有些空旷。我们走走停停，想努力看懂汉阳古镇的前世今生。

古镇大多因水而生，汉阳镇也因岷江而繁荣。汉阳镇依偎岷江之滨，居眉山、乐山中心地域，是蜀中经水路去乐山、重庆以及江南的重要通道和舟船停泊口岸，商业繁荣，经济活跃，成为岷江流域远近闻名的水码头。

走进古镇，走在棉花街、横正街、半边街、盐关街、米市街、后正街，仿佛走在明清的岁月里。汉阳码头虚空的渡口，还在摆渡着南来北往的似水流年，过眼云烟；老戏台上的川剧高腔，还在吼着剪不断理还乱的世事风云、苦乐年华；青石板路面印满了一千多年来草鞋、木屐、绣花鞋的痕迹，层层叠叠；汉阳丝市那一卷卷光泽鲜亮的银白色“汉阳丝”，带着蚕的体温，带着桑叶的清香，走在丝绸之路那幽深悠远的时空里；小贩的叫卖声、赶集者的讨价还价声、拨浪鼓的叮当声连同鸡鸣狗吠合成汉阳锣鼓拖地、商贾云集、热闹繁华的市井图和人间至美的烟火味……

汉阳古镇就这样续写着悠悠岁月里的昨天、今天、明天。昨天的杆秤已经远离了我们的生活，菜市场的菜商都用天平秤了，盐关街的汉阳杆秤店还在用心坚守。店门口一位中年男人手握水

杯倚门而立，张望着街道，他就是杆秤店的第四代传人陈师傅。杆秤店很小，房梁上、墙上挂着锯子和各式杆秤，制秤用的各种物件散放在地上和操作台上，还有制秤的煤炭炉子。陈师傅热情地给我们介绍

讲述着码头铁匠铺的动人故事：店里捶锤敲打的声音向云15岁从师学艺，与妻子覃泽容相知相爱，一起学习铁匠技艺，打了一辈子铁。夫妻俩把一块块生铁打成了一把把弯刀、镰刀、斧头、火钳，把码头铁

## 汉阳古镇，从历史走来

蒲光树



着秤、秤店和陈家杆秤的传承。眼下杆秤的传承虽然遇到空前的窘境，但陈师傅对传承杆秤的苦苦坚守令人肃然起敬。

如今，“汉阳杆秤”已经成为眉山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我们买了一杆杆秤留作纪念，陈师傅耐心地给我们演示杆秤的定心。他的认真劲，似乎在诠释着店外那块红色招牌上，“只要你的心平了，秤就平了”的深刻内涵。从杆秤店出来，我们来到了码头铁匠铺。码头铁匠铺外面的红色招牌，

我们穿过店铺进到里间，里面几间穿斗结构大坡度悬山顶的小青瓦房，昏暗地被隔壁的马头墙、水坭墙围在中间，动弹不得。由于年久失修，风雨侵蚀，房屋已经破烂不堪，只剩下木架子和房顶的瓦片。

大嫂零零碎碎地述说着买房经历，我一边听一边望着风雨飘摇的彭家大院，那屋檐、那柱子、那梁、那檩子上面明清以来的蛛网、灰尘，似乎也在这说着落寞的岁月。

彭家大院有些老了，有的木头房柱已经被砖取代，有的瓦椽已经破损，有的小青瓦已经脱落，“井”形街道被烟火熏染，像黑白电影的底片，放映着一段段褪了色的故事情节。

我向来到古镇古迹心存敬畏，怕我们轻飘而错乱的脚步惊扰了历史文化古迹的千年梦幻。古人为我们留下了一座历史悠久、古意十足的汉阳古镇，我们能为了明天的人们留下一些什么？

在汉阳古镇，我看到杆秤店在坚守；铁匠铺在坚守；龙头拐杖店在坚守。政府明令禁止拆老宅建水泥楼房，横正街上，有一户人家正在用木料修缮破损的老宅……

正是这样的善举，正是对历史文化古迹的敬畏，才让我们有机会幸运地穿越时空，登临长城，走进禁城，走进莫高窟，走进阆中古城，走进一个个古朴素雅的四合院，走进历史的记忆，感知古迹古建筑所承载的中华文明的灵魂。

上图：岷江驿站——汉阳古镇。来自网络